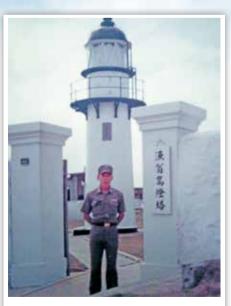
陸軍祭語

作者 備役中校劉先昌

民國66年9月軍校畢業,我被分發至嘉義軍工兵群任職排長,當年12月部隊移防澎湖,開始了與菊島三年的不解之緣。

我們住進了成功水庫旁的營區,每日在風吹日炙中修築國防工程,偶一得閒時,我會與同僚好友沿著海邊跑跑步,迎著徐徐海風、看著潔白浪花,當下感覺運動真是一種享受。放眼這裡一邊是水庫,另一邊是大海,當退潮的時候會露出礁岩,眼簾收進那婦女彎身拾蚵畫面。海天、礁岩、浪花與菊島婦女拾蚵,形成一幅純真樸實景緻畫面,那是一種心靈的饗宴,是在別處看不到,也享受不到的饗宴。我喜歡跑步一方面是鍛鍊體能,另一方面是與大自然融合,深刻感受到這裡一景一物的優美,所以這種鍛鍊並不讓人感覺辛苦,反而讓人樂在其中。

某日午餐後全員準 備開拔,伙房老班長煮 了川味牛肉麵,吃的大



民國67年作者於漁翁島燈塔留影



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峻工, 作者左三

夥大汗直流,汗背浹漓,吃得又飽又暖。下午車隊到達跨海大橋,眼前一條長龍連接馬公本島與漁翁島,橋下波浪濤濤,海鷗低飛覓食,三兩隻魚船穿梭海面上,車隊穩健地通過 狹窄寬度有限的橋面到達西嶼。

連上在池東村附近的生明營區安置妥當,營區另有特戰大隊友軍駐防,該大隊是為執行反登陸及反空降任務,兩個不相隸屬單位,由特戰大隊長為營區指揮官。工兵連每日早出晚歸施工,特戰大隊則是日日操課及行軍野營訓練,戰備訓練密度及課程甚多且重。

據當地人說,跨海大橋未通車之前,西嶼和馬公之間斷絕交通,僅靠船隻接駁,來往十分不便,西嶼因此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。馬公本島人只知道西嶼漁民都是捕魚高手,於是就將這個島嶼稱之為漁翁島。在跨海大橋西嶼鄉右側矗立一座老漁翁雕像,可以想見當時島上的居民多數靠著捕魚為生,經過幾代人流傳磨練下來,捕魚技術就成為全島之冠,島上之住民也悉被稱為漁翁了。

除了海上捕魚外,漁民也用「石滬」捕魚,方法是在海中堆砌雨道圓弧石欄,從淺水



随車至海邊拉沙,作者車上站立者



督工施工,作者右一

處一路延伸至深處,漲潮時,魚群順著海水進入石 滬覓食,退潮後迴游被攔阻無法出來,因此就能捕 捉到魚。這是進入冬天,東北季風來臨之際,漁民 無法出海卻仍有漁獲之法,顯示出先民智慧。這種 石滬有兩座心形狀,也被稱之為「雙心石滬」,現 在已成為當地觀光及攝影景點(如本文首圖,摘錄自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)。

假日之時,官兵除搭車去馬公逛街消遣外,大 多就近在附近休閒。能去的地方有大果葉海邊、外 垵漁港、西台古堡、西嶼燈塔等地。因為工兵常協 助村民建設,與居民相處良好,有時也應外垵村民 邀約,到家中做客,那時候也感覺到偏僻地方村民 的純真與熱情。

當時駐防三年,我們建設了「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」、「東衛彈藥庫」、「大果葉營房」、「飛彈基地」,也為望安國小整修操場、池東國小清除廢水塔,贏得住民的敬重。澎湖居民的單純善良、東北季風的強悍、盛夏太陽的威力……這一切一切都將成為我心中永難忘懷的記憶。